

滴青蓝

王鼎钧 著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书法
诗
意
象
舞
歌
剧
舞
台
结
构
小
说

节
奏

滴青蓝

王鼎钧 著

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滴青蓝 / 王鼎钧著. —北京 : 商务印书馆, 2018

ISBN 978 - 7 - 100 - 15808 - 4

I. ①滴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22322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滴青蓝

王鼎钧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5808 - 4

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/8

定价: 40.00 元

前 言

滴青蓝就是滴墨水，青，可以指黑色，滴黑色的墨水和蓝色的墨水。滴墨水就是写文章，现在写稿早已不用钢笔，墨水仍然当作比喻、甚至当作典故使用，白话文当年反对用典，它发展到今天也有了自己的典故。“青蓝”也有青出于蓝的意思，写作总要师法先贤，切磋同侪，互有观摩，互补长短。之类等等，言不尽意。

这是一本个人的文集，文章的性质不一，一部分偏重文学欣赏，文章不多，最近三年只有这一点成绩，算是晚年的“力作”。另一部分也谈文学，文章有针对性，从繁体版的旧作中挑选而来，算是“去芜存菁”？这本书的名

字也曾一再斟酌。现在还没忘记启蒙老师当初的叮嘱，“求新求变”，只是才华有限，量力而行。我说过写文章是心血变墨水，朋友建议书名叫作“滴滴血”，我没那么大的胆子，这是“滴青蓝”一名的前世。我一直做“通俗化”的工作，我的信条是“执简驭繁，化难为易，因近及远”，我不能讲学，我谈天。我的表述志在发扬前人，接引来者，从中建立个人特色，大处看，出于青也出于蓝，小处看，或许有些地方有别于青也有异于蓝？这就是“滴青蓝”一名的今生了。

文章是尽我一滴墨水，发表出版要感谢十方因缘。多年来我环顾四周，鼓吹文学创作者多，引导文学欣赏者少，小说散文越出越厚，销售量越来越低，也曾呼吁文坛贤达，改变重点，疏通文学生产线的下游，因此有《滴青蓝》中若干篇文章。纽约和国内的报刊慷慨发表这些文章，纽约侨界提供场地举行演讲座谈，这些文章才有机会接受读者检验，引起共鸣，进而成书。非常幸运，每一个环节都顺利。

《滴青蓝》有一组文章，谈论九本翻译小说，当初曾得到顾保鹤神父勉励，辑入《长篇小说技巧举隅》，于今又蒙杨传珍教授修改若干名词，使之符合中国大陆读朋友们的阅读习惯。这一组文章从阅读的角度谈创作，注意趣味，

“会看的看门道，不会看的看热闹”，会看门道的人可以看出更多的热闹。希望能增加会看门道的读者。

目 录

前 言 / i

第一辑

小说欣赏 / 2

戏剧欣赏 / 17

人生戏剧化 / 34

张火丁的两出戏 / 39

诗欣赏 / 45

诗手迹 / 61

书法欣赏 / 67

谈意象 / 81

文章的滋味 / 87

作品的境界 / 92

遥远的回声 / 102

第二辑

- 从“莫奈何”说起 / 108
串珠效应 / 114
都德：《小东西》 / 119
梅里美：《可仑巴》 / 128
罗逖：《冰岛渔夫》 / 137
海明威：《老人与海》 / 146
莫泊桑：《两兄弟》 / 155
巴登夫人：《春风化雨》 / 161
奥斯汀：《傲慢与偏见》 / 169
狄更斯：《双城记》 / 177
米契尔：《飘》 / 183
说好话 / 192
粉红楼窗隔海看 / 211
文章是人家的好 / 215
念念中文 / 222
我学习的三个阶段 / 234
废园旧事今犹新 / 256

- 硕果永存 / 263
听吴小攀谈天 / 267
看生肖画展 / 273
莫言语录五注 / 290
若苦能甘 / 298
书的交响 / 307

第一辑

小说欣赏

谈到小说，这个名词《庄子》用过，《汉书》用过，本来的意思是说一些很琐碎很狭窄的事情，“小言之也”，一些通俗的事情，合乎大众的趣味，真真假假，有虚构的成分，“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”不是玄妙的哲理，也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大道，所以叫小说。

到了近代，中国发生新文学运动，大家学西洋，有学问的人发现西洋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两个系统，有许多地方不谋而合，新文学运动的先知先觉翻译西洋理论的时候，使用中国旧有的名词，于是福楼拜、托尔斯泰，都成了小说家。

为什么这样翻译呢，因为《复活》《包法利夫人》也都叙述个别的小事，有特殊性，有虚构的成分，能引起大众的兴趣，西洋的小说是用这些小事结构起来的，《复活》《包法利夫人》，和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成了一家人。乔伊斯写的《尤利西斯》，很多人读不下去，我拿它当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来读，读完了。

依照先贤从西洋搬过来的理论，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，语言有抽象，有具体，两者中间有层次，好像上楼下楼有楼梯。且看下面这张表：

X + Y = Z

1 + 1 = 2

1人 + 1人 = 2人

新娘 + 新郎 = 婚姻

贾宝玉 + 薛宝钗 = 夫妇

这张表，最下面的一行最具体，最上面的一行最抽象，中间有不同的程度，这叫抽象层次。X + Y = Z 没有小说，1 + 1 = 2 也没有小说，抽象层次一步一步下降，降到贾宝玉加薛宝钗才有小说，降到诸葛亮加周瑜才有小说。

读小说，我们首先注意他写的是不是小事情，是什么样的小事情。在《红楼梦》里面，宝蟾送酒，黛玉葬花，

晴雯撕扇，都是小事情，都很生动，都很有情味，都是人生里面很难得的一刹那，我们要学会享受这一刹那，我们进入这一刹那，并不嫉妒这是别人的生活，并不批评这是富贵人家腐败的生活，也忘了这是封建社会已经消失了的生活。在那一刹那，欣赏者没有分别心。

小说里面的这些小事情，作家把它叫事件，小说事件要有特殊性。今天的人读契诃夫，读莫泊桑，常常觉得他们的作品很平淡，没有多大的吸引力，这是因为他们太有名了，太古典了，他们小说里面的那些事件，经过后来一代一代的作家模仿，变造，甚至抄袭，没有特殊性了。后来的批评家只有强调那些作品反映了什么，代表了什么，越说越抽象，简直拿小说当论文了，不能提高读者的兴趣，给后代写小说的人许多不正确的暗示。

我们读小说，不薄古人爱今人，现代报纸副刊上，综合性的杂志上，网络上，都有很好的小说，在那些小说里头，常常可以发现特殊性的事件。六十年代，美国的种族问题闹大了，黑人白人的矛盾浮上来，有一篇小说，写一个黑人男孩跟一个白人女孩恋爱，女孩的家长坚决反对。这个黑人男孩就去见白人女孩的父母，他卷起袖子，露出黑色的皮肤，然后拿出剃刀的刀片，在手臂上划了一道口子，

鲜血流出来，他对女孩的父母说：“我的皮肤是黑的，可是我的血也是红的！”这就是特殊性。到了九十年代，风水轮流转，白人政客纷纷想办法讨好黑人，看小说知道有一个白人出来竞选，他到黑人区演讲拉票，他对听众说：“我的皮肤是白的，我的心也是黑的！”后面这篇小说显然受了前面那篇小说的影响，变成讽刺喜剧，事件仍然是特殊的。

小说是把“事件”组织起来，这种组织叫“结构”，欣赏小说，除了欣赏它的事件，还要欣赏它的结构。结构，前人已经有很多式样，以后可能还有很多的变化。艺术讲究形式美，结构是形式美，很重要，我们不能忽略。在台北，有位文学教授开课讲现代小说，讲结构讲了一个学期。我只能讲两个基本结构，一个叫串珠式，一个叫结网式。

串珠式，用一根线索把那一个一个事件连贯起来，像一串项链。或者说像古代的结绳记事，在绳子上打结，大事情打一个大结，小事情打一个小结。这个形式我们很熟悉，《西游记》就是这样写的，《儒林外史》《镜花缘》也是这样写的。狄更斯的《块肉余生录》（即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）和都德写的《小东西》，当年的文艺小青年的必修课，这两部小说也是串珠式，东方未必永远是东方，西方未必永远是西方。我们像欣赏项链一样欣赏这种小说。

《块肉余生录》开篇写主人翁“我”半夜出生，这件事本来寻常，可是此刻墙上的挂钟正好自鸣十二声。钟鸣好像是报喜，把临盆接生点缀成一个小小的庆典，钟鸣和婴儿的哭声交响，在静夜中制造片刻的热闹，或者说，连续不断的钟鸣是警报，告诉这个新生命人生在世不容易。这就可记，可读，可以进入街谈巷议。《小东西》写主人翁出生，他的父亲正在外面经商，这件事本来也寻常，可是这位父亲一方面接到家中添丁进口的消息，同时也接到另一个消息，有一个顾客卷走他四万法郎，逃之夭夭。这位父亲悲喜交集，不知道自己应该哭还是应该笑，寻常的事情马上有了特殊性。不仅如此，小说家都德加上按语：“你当然应该哭，这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你都该哭。”奇峰突起，制造悬疑。这两部小说都用一个接一个小事件表现曲折起伏的一生，我们一面读一面如同捡起珍珠。

串珠式的结构多半用于长篇小说，我也读过这样写成的短篇，赛伯的作品，《我的大学生活》。他写“我”上植物学的时候不会使用显微镜，教授费尽心机教他，他居然在显微镜里看见自己的眼睛。他写学校足球队的一位明星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教授和同学怎样帮助他渡过“经济学”的难关。他写军训教官是一个将军，指挥学生操练

队形变换，“我”走错了方向，将军偏说只有“我”一个人做对了。后来将军召见，“我”惴惴不安，以为会受到责罚，可是将军只顾用苍蝇拍子打苍蝇，好像忘了这个学生是谁，也忘了为什么召这个学生到办公室里来。就这样，“我”的大学生活用一个一个小事件连串起来，上大学是一种享受，一些小小的愚蠢犯下美丽的错误，将来都成了天宝旧事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在大学里泡着，你就是金童玉女，从今而后纵然不能谈笑有鸿儒，一定来往无白丁。

结构，除了串珠，还有结网。内容决定形式，《西游记》只有唐僧取经一条线，可以串珠；《三国演义》有魏蜀吴三条线反复交叉，就得织网。你也可以用“织网”的结构写唐僧取经，那就不是唐僧走在路上，妖精一个一个出现，那得在唐僧动身之前，所有想吃唐僧肉的家伙一次出现，一同开会，大家商量怎样活捉敌人，平分战果。对决开始，妖魔联军并不能真正团结，他们各怀鬼胎，都想独占私吞，这就给唐僧师徒很多机会……这样的结构比较复杂，比较困难，织出来一个很好看的图案。

法国小说家梅里美有一部作品叫《可仑巴》（今多译作《高龙巴》），也是名著，我们讨论网状结构，拿来观察一下。《可仑巴》是女主角的名字，她要为死去的父亲

复仇，对象是当地的一个律师。小说开始，人物纷纷上场，可仑巴，她的弟弟，她要报复的那个嫌疑犯，还有当地的县官，还有从远方来的客人，一对英国父女。复仇者和嫌疑人交手斗争，其他人都卷进来，每个人都是一条线，各条线纠缠在一起，互相排斥也互相吸引，互相抵消也互相激发，就这样，故事情节向前滚动。《可仑巴》被称为结构最好的小说，我当年学习的时候，曾经把它的结构作成图解，欣赏其中美丽的秩序。

中国有一本言情小说，《平山冷燕》，这四个字代表四个人，它是从每个人的名字里头摘出一个字来，合成这本书的名字。平山冷燕，“平”和“燕”是男子，“山”和“冷”是女子，这四个人先后出场，展开一连串密切的互动，也就是每个人一条线，四条线你影响我，我影响你，大家都是网中人。古人说红尘是一张网，现在的人说人际关系是一张网，一个机构的组织也是一张网，读了网状结构的小说你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。《平山冷燕》照例有个大团圆的结局，“山”跟“燕”结婚了，“冷”跟“平”也结婚了，婚姻美满，生活幸福，大家都说这是俗套。俗套也可以欣赏，过年恭喜发财，过生日寿比南山，都是俗套，我们还是可以有欣赏的心情。有人说这本小说太封建，你